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民国卷



周永福◎著

碧血碑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

民国卷

碧血碑

周永福◎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碑 / 周永福著.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5

(甘肃历史系列小说丛书. 民国卷)

ISBN 978-7-5490-0301-3

I. ①碧…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3864 号

碧血碑

周永福 著

丛书策划: 谢国西 管卫中

责任编辑: 管卫中

责任校对: 原彦平 何荣昌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编: 730030

营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发行部(0931)8454870

排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排版室

印刷: 天水新华印刷厂

地址: 天水市秦州区赤峪路 109 号

邮编: 741001

开本: 787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 440 千

印张: 31.75

插页: 2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978-7-5490-0301-3

定价: 56.00 元(上下)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陕甘大战

- 一、她问他：你不会是到西北躲清静的吧？
- 二、他不得不刀下留人
- 三、出动数万大军，决非儿戏
- 四、兰州打不开局面，就去秦州

第二章 秦州起义

- 一、赶走拦路虎
- 二、最需要的是军事人才
- 三、乾州恶战
- 四、秦州撤下了青龙旗，换上了五色旗
- 五、后院起火了

第三章 走向共和

- 一、袁世凯电令，攻陕甘军全部撤回
- 二、甘肃终于承认共和
- 三、当闪电划破夜空的时候

第四章 秦兰和解

- 一、送命的差使落到了他头上

- 二、甘肃最大的两个官儿争得不亦乐乎
- 三、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秦州问题
- 四、秦州起义的功绩不可抹杀
- 五、去北京,还是去南京

第五章 议长被刺

- 一、炮兵营关了城门,准备炮轰兰州城
- 二、究竟是刀把子厉害,还是笔杆子厉害?
- 三、省临时议会的大木牌被劈成了碎柴
- 四、深夜里的谋杀

第六章 都督乱象

- 一、军政斗法,各有高招
- 二、一个可能让千万人流血殒命的可怕阴谋
- 三、“哪块木板不合适,用锤敲敲就能做好!”
- 四、“文治”景象下,演绎出多少悲惨故事
- 五、庆祝宫开追悼会
- 六、古董铺里的清朝官服被抢购一空

第七章 护法斗争

- 一、谒见孙中山大元帅
- 二、护法起义首先在何处发动
- 三、“怕啥子哟?我是去探一探督军的口气嘛!”
- 四、起义宣告失败
- 五、孙中山说:“甘肃目前只有二途:一为护法,一为革命。”
- 六、乱世中的奇人奇事
- 七、督军兼省长的他在想,如何逃离甘肃
- 八、争督风潮

第八章 八镇割据

- 一、事情让崆峒山老道说中了
- 二、能不能吃到嘴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 三、“一电平甘乱”
- 四、一次难得的高端会议
- 五、顶替省长一段,这“一段”究竟有多长?
- 六、“打倒军阀专制!”
- 七、再换他一个省长何妨?

下 卷

第九章 逼宫夺印

- 一、新一轮军政权力的争斗又拉开了大幕
- 二、夺权交易在酒桌上进行
- 三、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 四、一无所有的叫花子是最安全的

第十章 智取兰州

- 一、“新村”的不眠之夜
- 二、化整为零,乔装进城
- 三、这些西北军的士兵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城里?
- 四、练兵场上的生死一幕
- 五、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第十一章 鸿门盛宴

- 一、一场惊心动魄的“鸿门宴”
- 二、客人们一个个吓得不敢喘大气
- 三、省城的风气为之一变
- 四、寒夜里的《国际歌》声

第十二章 平定甘乱

- 一、喇嘛庙中的重重魔影
- 二、“我给你透漏一个秘密……”
- 三、一个不解鞍,一个不下马,硬生生僵持了一个来月
- 四、兰州东、南、西三面被围

五、两面出击,一举荡平甘肃东南

第十三章 战略后方

一、“固甘援陕”

二、一边说着赞扬话,一边诉说着家乡的难肠

三、第二位敢于冒死犯禁的省议会议长

第十四章 河凉事变

一、“没有个儿子娃,有的话,把脓皮袋给戳破去!”

二、和谈宣告失败

三、戎首们的归宿

第十五章 合久必分

一、一省分三

二、西北军主政甘肃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三、新来的省主席

第十六章 鹿死谁手

一、“甘肃是咱们‘救国救民’的根据地。”

二、雷马事变

三、捉虎容易放虎难

四、来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五、“迅速出城,迟则有变”

六、两耳光换了个省主席

尾 声

后 记

上 卷

第一章 陕甘大战

一、她问他：你不会是到西北躲清静的吧？

或许是南北两山太高大了，无论是站在北面的白塔山顶，还是登上南面的皋兰山头，俯视兰州城，人们都会觉得这座城池不大，窄小得伸不开拳脚。矩形的城墙像一方小围栏，平塌塌地铺在山间盆地上，很不起眼。甚至连从青藏高原历尽险阻奔波而来的黄河从它的身边流过时，也是后浪赶着前浪，急匆匆地流过，毫无眷顾之意。兰州城静静地躺着，像一个百战之余的老兵卧在河边，迷蒙起双眼，在细细地追忆着历史深处渐渐消逝的战马的嘶鸣，在回味着挽雕弓射天狼、拥美人卧朔风的峥嵘岁月。可是当人们举目四顾，又立刻会觉得这座城池雄伟得了得：它挟两山，如同展开一对垂天之长翼；倚黄河，像是驾驭着一条桀骜难驯的金龙，那么壮怀激烈，那么躁动不安——这就是百年前的金城兰州。

已近黄昏，残阳挂在西天，殷红的余晕落在黄河上，形成一道炫目的光带，仿佛一柄倚天长剑，斜刺里劈开了蠕动着巨蟒。

北面的城墙上，屹立着一座宋金时期的高大楼阁。它上下两层，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北面正中高悬着三个大字——“望河楼”。

一楼西侧的立柱上镌刻有清朝同治年间陕甘总督左宗棠书写的对联：

积石导流归大海
崆峒倚剑上重霄

东侧则镌刻有宣统年间陕甘总督升允的对联：

陇云秦树穷千里
岳色河声共一楼

气象恢宏的陕甘总督衙门和被叫做凝熙园的后花园就在南面城下。站在楼内向北凭栏远眺,山川大河一览无余。

空寂的顶楼里,一位全身戎装的中年男子沉稳地踱着方步,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人。这男子身材敦实,使人很容易产生类似木桩或是石柱的联想。双颊饱满的脸上,一双原本应该长在女人脸上的秀眼和那过于浓黑的剑眉虽说搭配得不甚协调,但是深沉而敏锐的目光又掩盖了这份缺陷。

他留意到东侧的粉壁上用黑漆书写着一首词,便停下脚步专注地读起来: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
名藩自古皋兰。
营屯绣错,山形米聚,
襟喉百二秦关。
鏖战血犹殷。
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
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

他知道,这是金代邓千江的传世佳作《望海潮·上兰州守》。他刚读完上阕,正在心里赞叹着词中博大雄浑的气势,忽然听到木质楼梯上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他扭头寻声望去,只见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子由一位老年妇女陪着,出现在楼梯口。她们一起登上楼,老年妇女谦恭地对他叫道:“黄将军!”

被称为黄将军的这名男子与年轻女子彼此打量起来。

老年妇女一身女仆打扮。她朝男子蹲了个万福,走下楼去。

年轻女子身着旗人贵族盛装,发髻高高地盘在头顶,金凤钗上悬挂的碧玉珠摇曳不停。

他们久久地对望着,都用热切的目光审视着对方。

这位黄将军姓黄名钺,字佑禅,号幼蟾,湖南宁乡人。其父黄万鹏早年曾随左宗棠出征西北,屡立战功,以后官至新疆提督,得赐世袭男爵。黄钺青年时代随父亲在新疆做下级军官。当时的伊犁将军是清朝贵族长庚。眼

前的这位女子便是长庚的长女恩珠儿。

当时,伊犁将军是统管全疆军政大权的“一把手”,新疆提督则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这两个职务的权限多有变化)。黄万鹏和长庚过从甚密,黄钺也经常长在长庚府上走动。黄钺那时不满二十岁,恩珠儿也正值十六岁的豆蔻年华。他们由相识到相熟,两人的心里都渐渐萌生出爱慕之情。恩珠儿欣赏黄钺沉着稳重胸襟开阔的气质,爱慕他儒雅的谈吐和英武的雄姿。黄钺也被恩珠儿的秀美和聪慧所深深吸引着。

那时,他们经常相约到天山脚下的草原上去骑马。恩珠儿常骑的是父亲的一匹名叫“千里一盏灯”的汗血马。这马通体雪白,只有额头上有一块火焰状的红毛,据说它能日行三百里。在碧草连天的原野上,恩珠儿披一件白色的斗篷,骑着它,像一片白云飘过碧绿的海面,向远处高耸的天山飞奔而去。黄钺骑着马衔尾相随。天山的长风吹拂着他们年轻的脸膛,翻飞的马蹄把无羁无绊的欢声笑语播散在鲜花盛开的草原。他们无需用语言互诉衷情。语言在他们之间已显得多余。

黄万鹏风闻儿子和长庚的女儿密切来往,心里自然欢喜。能和长庚这位满族大员结为儿女亲家,那可是祖上烧了高香的事情。他心存侥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凭事态发展。而长庚却另有想法。当有人含蓄地提醒长庚,说黄钺和恩珠儿往来频繁的时候,长庚十分吃惊。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具有旗人贵族血统的千金会下嫁给一个汉人,尽管这个汉人出身也算不俗,这人的父亲还和他私交甚笃。官职可以升降,血脉岂容更换?为了不致影响和黄万鹏的关系,他秘奏朝廷,借故把黄万鹏调到了陕西。黄钺也只好跟着父亲东行。如此一来,就把黄钺和恩珠儿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开了。黄氏父子没有意识到长庚的真实用意,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调动。黄钺和恩珠儿也只是无可奈何地悲叹着彼此的无缘,感受着命运之神的冷酷。

黄氏父子临行时,长庚可能出于歉疚,隆重地为他们饯行,并把他的“千里一盏灯”赠送给了黄钺。

黄钺连一声道别的话也没有机会向恩珠儿诉说,就跨上“千里一盏灯”,踏上了东去的漫漫长路。一路上,黄钺紧抿着嘴巴,一言不发,目光中充满了悲凉。“千里一盏灯”不时回首西望,引颈长嘶,这更加深了黄钺对恩珠儿的思念,令他一步一肠断。三天之后,在一处驿站,黄钺解下了“千里一盏灯”的笼头鞍鞮,将它洗刷干净,喂饱饮足,牵到了大道上。他长久地抚摸着它的面颊,最后驱赶它从原路返回。“千里一盏灯”似解人意地伸出湿漉

漉的舌头,扭头舐了舐黄钺的手背,然后掉头向西绝尘而去。

黄万鹏将这些都看在眼里,既同情儿子的失意,又欣赏儿子的坚毅。

恩珠儿自幼丧母,由奶妈王氏一手带大。她随宦游的父亲在各地奔走,见惯了形形色色的纨绔子弟,而黄钺则是唯一使她心仪的少年。黄钺一走,带走了她少女时代五彩缤纷的梦幻,她的心骤然间变得冰冷,从此断了嫁人的心思,决心服侍父亲到老,待父亲百年之后便出家为尼。长庚调为陕甘总督之后,年过三十岁的她也随父亲来到了兰州。她终日以诗书为伴,掩盖着内心的孤独和凄苦。她多年旁观宦海,深知官场的混浊之气。从人们的言谈中琢磨着时局的发展,她预感到大清的气数将尽,总是寻机劝父亲舍身抽步,退隐山林。

黄钺离开新疆后,随着父亲在陕西、甘肃等地宦游。他目睹清室腐败、列强步步侵逼、山河破碎的时局,认为要振兴中华,非推翻清朝腐败政府不可。而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不再受欺侮的中国,就必须学习、借鉴他国的治国方略。他遂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他亲聆过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关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教诲,与黄兴来往密切。黄兴年长黄钺五岁,同为湖南老乡,时任同盟会协理。在同盟会这一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革命党内,他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钺受他们的影响,参加了同盟会,成了一位革命斗士。1911年春,他肩负着在大西北开展革命运动的秘密使命,以“袭男爵花翎、候选道”的身份来到了兰州。屈指算来,他来兰州已半年多了。

长庚对故人之子的到来非常高兴。他见昔日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成长为一名气宇轩昂、见多识广的才俊,心下欢喜,对他十分信任和器重。他任命黄钺为新军兵备处总办、甘肃督练公所总参议,准备观察一些时日后再作安排。

陪恩珠儿登上望河楼的那位老年妇女,正是恩珠儿的奶妈王氏。她的丈夫叫朱幼华,是多年跟随长庚的戈什哈(即侍从)。老两口对黄钺和恩珠儿在新疆的那段恋情一清二楚,也非常同情他俩的遭遇。由他们夫妇两头传递消息,黄钺一到兰州,即为恩珠儿知晓;恩珠儿依然孑然一身的情况,也为黄钺所闻。然而,侯门深似海,礼数大如山。他们之间如同横亘着迢迢银河,相见实属不易。朱幼华夫妇从黄钺和恩珠儿都想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境况的言谈中,看到这一对多年前的冤家至今旧情难忘。这老两口便决定暗中牵线,想让他俩重续旧缘。

黄钺这头答应得十分痛快。奶妈王氏起初担心恩珠儿会有顾虑不肯见面,想不到她对恩珠儿一提说,恩珠儿常年忧郁的眼睛里先是流露出一阵惊喜,继而有几分羞涩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只是一再提醒奶妈,最好能避过众人的眼睛。

朱幼华夫妇反复商量后认为,望河楼是一个最好的去处。黄钺和恩珠儿穿过总督府的后花园就可登临。那里平时很僻静,即便碰上熟人,也好遮掩过去。

窗外,黄河依旧在奔腾喧哗,反衬得楼里格外平静。对于黄钺和恩珠儿来说,仿佛一切都静止了,大地缄默,天地间只有他们二人。

一别多年,黄钺和恩珠儿都有无数话埋在心里,却一时都找不到合适的言语,只是久久对视。恩珠儿发现,黄钺的双眉似乎比以前愈发浓密,紧闭的嘴角弧线也更加有力,目光一改往昔的天真,深沉得不见底。这种变化让恩珠儿感到,黄钺身上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和神秘感。

在黄钺的眼中,恩珠儿已不再是印象中那个秀丽清纯的少女。岁月留给给她的是几分忧郁,几分矜持和成熟。黄钺注意到,她的眼角已显出了浅浅的鱼尾纹,眼神沉静得如一潭秋水,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凉。这让他不觉生出了怜惜之情。他毫无来由地产生了一种负罪感:恩珠儿多年的凄苦正是由于他的离去而造成的。他心中暗想,今后哪怕天塌地陷,也要加倍补偿今生对恩珠儿的亏欠。这样想着,他的目光渐渐热烈起来,这火辣辣的目光,像一只温暖的大手,抚慰着恩珠儿几乎已经冰凉的心。恩珠儿立刻意识到,黄钺还是当年的黄钺,他还是那个疼爱自己、呵护自己的大哥哥。只不过当年天山脚下骑马飞奔的大男孩已经成熟了,面前这位魁伟的男子才是她值得信赖的人。

黄钺声音颤抖地唤道:“恩珠儿!”

恩珠儿也轻声应道:“佑禅!”声音中还是带有淡淡的凄怨。

这一声呼唤,让他们一下子觉得,十多年流逝的岁月,他俩好像从来就不曾分开过;无数个苦苦思念的日子,仅是一次冬眠,一场春梦。特别是黄钺烧灼般的注视,窘得恩珠儿险些喘不过气来,她不得不垂下了眼睑。

黄钺似乎闻到了恩珠儿身上特有的一种馨香。这气味,让他脑海中倏而呈现出了多少年前的一幕:在伊犁河谷碧绿的草滩上,他和恩珠儿正在扬鞭跃马,你追我赶。忽然,“千里一盏灯”惊起了草丛中的一只野兔,马儿受到惊吓,长嘶一声,高高扬起了前腿。马背上的恩珠儿被抛到了空中。只

差半个身位的黄钺眼疾手快,探出身一把将她揽到了怀中。那阵儿,他能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恩珠儿惊魂未定,紧紧靠在他身上。他低头说:“没事了,没事了,别怕!”无意间却瞥见了她已经隆起的胸脯。他不由全身一阵战栗,一种罪恶感袭上心头。他慌忙收住缰绳,让马停下来,把恩珠儿放到了地上。也就在那一刻,他闻到了她身上和现在一模一样的特殊的馨香。

现在,他又闻到了她那特殊的馨香。这阵阵馨香,像缕缕春风,唤醒了心中掩埋多年的对她爱慕的种子。他情不自禁地一把抓住了恩珠儿的双手。恩珠儿羞得满脸飞红,下意识地将他推开。黄钺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说:“恩珠儿,恩珠儿,你……不知道,我,我……有多少回,在梦里,梦见了你……”

恩珠儿不说话,只是咬住了嘴唇,使劲地点头,眼中的泪水如同决了堤坝的河流,汹涌地倾泻了出来。

黄钺不知道拿什么话来安慰她。他忽然问道:“‘千里一盏灯’还好吗?”那时候,隐隐约约地,他有一种打发这匹白马回去向未及面别的故人传达万千心曲的念头。多少年来,他始终坚信,他当年放回的那匹白马一定会回到伊犁。

恩珠儿掏出丝绢蘸去脸颊上的泪水,说:“它回到了伊犁,瘦得只剩了一张皮,身上布满了伤痕,像是遇到过狼群。我让人精心调养,好些日子它才缓过劲来。现在也带到了兰州。多年来,我始终亲自喂养着它。”

恩珠儿的情绪渐渐平静了。她忽然警觉地扭头看了看楼梯口,看看没人,才看着黄钺说:“你是从南方来的吧?”

这个问题让黄钺的思绪从激情澎湃的云端回到了冰冷的地面:“是的,我是今年春天从湖南来的。”

“听说南边很不平静。”

“是啊!那边很不平静,革命党人活动频繁。听说10月10日,武昌爆发了起义,你可能也听说了吧?”从黄钺的口气中,听不出他对武昌起义是赞成还是反对。

聪慧的恩珠儿从黄钺的眼睛里察觉出了他的谨慎。她莞尔一笑,冷不丁地问道:“你不会是跑到西北躲清静的吧?”

“如今神州板荡,四海沸腾,何处有清静之地!”黄钺的声音中充满忧愤,但仍听不出他的政治倾向。

恩珠儿近年对时局颇为关注,且深明国家积贫积弱的缘由,但是出于

自己是长庚之女的身份,不便把话说得十分透彻。她接着问:“听说父亲打算把太后和皇上迎銮于兰州,凭借此地关山阻隔,使朝廷偏安西北。你看这有可能?”

“总督忠心可嘉。可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样做,无异于引火烧身!你还是相机劝阻为好。”从恩珠儿的问题中,黄钺看出,面前这位风姿秀逸的女子,并不是足不出户的千金小姐,她心中另有天地。出于初次相见,他还是把握着分寸作了回答。他打听道:“朝廷近日下发了诏书,征求对国体的民意。听说甘肃为此召开了会议,不知人们意见如何?”

“我听说会上有争议,但是最后投票表决时,全场几乎一致主张延续君主制,只有两票主张共和制。”

黄钺眼中似乎飘过了一丝失望。他又仿佛不经意地问:“噢,竟然还有人主张共和。他们是谁呢?”

“一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张掖人王之佐,还有一名举人,叫慕寿祺,是镇原人。我听说,他们在会上言辞激烈,已经有人要求父亲对他们治罪。两人已被军警看管了起来。”

他俩正说着,楼梯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奶妈王氏很快出现在了楼梯口,压低嗓门喊道:“老爷巡视过来了!”

恩珠儿深情地看了黄钺一眼,转身跟着奶妈下楼去了。

这些日子,风声越来越紧,陕甘总督长庚仿佛坐在了火山口上,时时心惊肉跳。自武昌、陕西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甘肃各地的反清起义也是此起彼伏。他四处派兵镇压,但是,按下葫芦起来瓢,他是顾了头就顾不住腩。

河西一带,肃州(今酒泉)的祁德隆以行医为名,宣传革命,组织起了五百人,号称“革命军”,扬言“先杀州,后杀道,官钱局里闹一闹”,准备暴动。凉州(今武威)的齐振鹭向城乡散发传单,纠合农民冲入县城,打毁警岗,抗捐抗税,准备制造更大事端。甘州(今张掖)的王莲清辗转受到孙中山指示,准备发动数千人在中秋节起义。这三地的暴乱,都因被清军事先侦知而未能成功,头领全被杀害。

宁夏这时尚为甘肃的一部分。宁夏地区与它毗邻的陇东一带,反清暴动也是接连不断。庆阳、灵武等七八个县暴乱迭起,官府四处镇压,疲于奔命。

陇南一带,武都、碧口、宕昌等县的暴乱也是动辄数千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青海的河湟地区这时也为甘肃管辖。西宁一名叫李旺的脚户在中下层贫苦人民中组织起了以“反清灭洋”为宗旨的“黄标会”,成员近八万,计划择日起义。已经得到消息的清军先行下手,对他们进行了大肆搜捕,残酷镇压。李旺被捕后,官府用尽各种灭绝人性的酷刑要他供出同党。他浑身的皮肤全被香头烫烂,两手的指缝都被竹签刺穿,夹棍夹断了双腿,连踝骨也被铁锤敲得粉碎,全身上下已没有了一处囫囵地方,遍体流淌着脓血。每昏迷一次,就被用冷水浇醒一次。每次苏醒过来,他的供词都与第一次侃侃而谈的情节不差一语。面对刑具,他只是嬉笑怒骂,绝不泄露机密,也不牵连无辜。就义前,他没有丝毫惧色,在被押赴刑场途中大唱花儿,临刑时竟然还高呼“革命党万岁!”

这一件件事变的消息天天从四面八方传来,让长庚一日数惊,忧心如焚。他严令部属巩固兰州城防,逐段修复城垣,并在城关各门加岗,夜间更鼓巡逻。他也时时亲自登上城墙视察。

这会儿,他和劝业道彭英甲在城墙上朝望河楼一路巡视过来。一帮戈什哈拉开距离跟在他们后面。

黄钺待恩珠儿走后,下楼迎了上去。

二、他不得不刀下留人

长庚,满洲正黄旗人。他从伊犁将军擢升为驻藏大臣,又于1908年调来兰州,任陕甘总督兼甘肃巡抚。这一两年,他原本保养得白皙丰腴的面颊迅速松弛泛黄,有点浮肿,原先安泰祥和的双目布满了血丝。他不再悠悠地转动手指上的翡翠扳指,只是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仿佛抓着一个可以赖以拯救危局的什么东西。他向城墙下的黄河望了眼,宽阔的河面浊浪滚滚,不见一只船或者羊皮筏子的影子。他忽然觉得,脚下的小小的城池就像是一叶即将沉没的破船,在波浪间沉浮。他感觉头一阵眩晕,赶快收回了目光。他怎么能不愁闷呢?数月之间,风云变幻,危机四伏,甘肃境内也匪乱纷起,处处皆需派兵弹压,然而兵力不足,财源枯竭,让他时时如坐针毡。他原打算迎驾勤王,做大清的中兴之臣,以彪炳史册,如今已自顾不暇。他痛苦

地想：这绵延两百六十余年的大清社稷难道真的要在他眼中灰飞烟灭了么？这荣华富贵就要烟消云散了么？这满门的身家性命……

他正胡思乱想地走着神，黄钺已来到了他的面前。

黄钺向长庚和彭英甲一一抱拳施礼：“总督、道台大人辛苦了！”

长庚半晌回过神来，满意地说：“你也来巡视，好啊！”

黄钺回答：“职当如此！”

彭英甲身板宽大，颧骨奇高，眼睛暴突，显得强悍而精明。他可是甘肃官场的大红人。他原任兰州道并兼理甘肃洋务总局、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上年（1910年）底清政府裁撤兰州道，他改任劝业道。这个劝业道，除包括他原来的本兼各职外，权限更大。他对黄钺来到兰州，是心存戒备的，但碍于长庚同黄钺的关系，对黄钺的态度不热不冷，不远不近。他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狡黠的目光，在黄钺脸上扫来扫去。

这时，巡警道赵惟熙急匆匆追上来，一迭连声地喊：“总督大人！总督大人！”

“什么事？”长庚停下脚步，问道。

赵惟熙矮小肥胖，一脸惊恐。他看黄钺也在长庚身边，迟疑了一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卷破破烂烂的纸头，递给长庚：“这是在畅家巷陆军小学堂门首揭下来的布告，写的全是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的胡言乱语。”

长庚接过来，只见上面写着：

中华地，千万里，圣王天下；尧舜禹，大汉朝，治平邦家。
谁意起，老洋人，辱侮华夏；任魔鬼，盗男精，取女血花。
恨满清，给洋人，作奴为下；又赔款，又割地，又叫爸爸。
是汉人，不怕你，本事多大；是满种，做高官，享尽荣华。
我起兵，杀洋人，杀学洋话；灭满清，杀赃官，全不留他。
要恢复，我中国，圣王天下；又自由，又平等，四海一家。

长庚看过，脸上勉强挤出一丝凄然的笑意，强作镇定地说：“造反就造反，何必编这些不三不四的顺口溜呢！”他把纸头扔还给了赵惟熙。

彭英甲提醒长庚：“总督，陆军小学堂里可是存有弹药啊！”

长庚思索了一阵，命令赵惟熙道：“快去给陆军小学堂的王监督传我